

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积极推动“集善工程·启明行动”，帮助农村贫困患者和部分盲童重见光明——

李阿婆摘除白内障看清孙子脸

78岁的李七宝是青浦区练塘镇东沙村的村民,因患白内障而双目失明,由于家庭贫困,一直没有得到治疗,日常生活只能在黑暗中摸索。今年1月8日,她入住上海爱尔眼科医院,做了左眼白内障摘除并人工晶体植入术,2月5日,右眼也做了手术,眼前一下子亮堂了。李阿婆用青浦本地话说:“原来看不清孙子的脸,现在看得清爽了!”她布满皱纹的脸,笑成了一朵花。更让李阿婆和家人开心的是,治疗两个眼睛所需的1.6万元手术费,她分文不用出,自负部分全部免去了。

李七宝是“集善工程·启明行动”的受益者之一。“集善工程·启明行动”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(以下简称“中基会”)2010年8月推出的一项公益活动,旨在帮助贫困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。

上海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(以下简称“上海残福会”)积极在上海推动这项活动,2010年8月9日,中基会与上海残福会共同举行上海“集善工程·启明行动”启动仪式,中基会还划拨上海残福会23万元经费,为市盲童学校37名贫困家庭的白内障患者做复明手术。

2012年,上海残福会又与上海爱尔眼科医院共同发起了“爱心成就光明”贫困白内障患者救助项



■卡博特公司总裁蒲白春(右)看望受益于“集善工程·启明行动”而重见光明的农村贫困老人 蓝安 摄

目,共筹资178万元,为本市农村地区1600余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复明手术,免去了他们在镇保、农保之外的自负部分费用。在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,爱尔医院除为老人进行手术治疗外,还在当地提供筛查服务,全程车辆接送。在术后第二天、一个月、三个月,医院还会对手术患者进行复查和回访,从回访的情况看来,效果十分理想。老人们的视力在术后均得到了提升,视力0.5以上的占到了80%,生活质量明显提高,深受老百姓的好评和欢迎。

今年2月6日,一项特殊的捐赠仪式在上海爱尔眼科医院举行。位于闵行区的跨国公司卡博特公司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款40万元,用于“集善工程·启明行动”。中基会理事长汤小泉,中基会副秘书长刘玉文,上海市残联党组书记、上海残福会副理事长金放,上海残福会副理事长徐凤建等出席捐赠仪式。汤小泉表示,中基会同时配套10万元,共计50万元转给上海残福会,用于2015年为闵行和松江的贫困白内障患者的复明手术。 本报记者 邵宁

寻找自闭儿艺术的心

观看『陪伴星星的画』



“陪伴星星的画——支持自闭症儿童青少年社会融合艺术展”近日在上海明圆艺术中心举行,主办方从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广东等31个省市寄送的作品中精心挑选了

各有特色的画作集中展出,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响应。

现场12位青年艺术家、美术爱好者根据此次展览中10幅自闭症儿童的绘画作品进行再创作,并

与作品中的主题、元素呼应。活动还邀请自闭症儿童、家长、社会各界人士和志愿者共同完成装置艺术作品的创作,并在开幕仪式上亮相。

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

徐汇区志愿者展才艺为残疾人等送祝福

本报讯(记者 袁玮)一对患自闭症的双胞胎表演琵琶伴唱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、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推荐的小提琴演奏《新春乐》,无不渲染现场气氛。昨天,一场由徐汇区志愿者组成的文艺演出在徐汇区举行,这是该区志愿者在新年到来之际,为全区残障人

士、空巢老人、留守儿童和困难职工等送去新春佳节的问候。

徐汇区有注册志愿者11万人,志愿服务队伍有1100多支,关爱残疾人、老人、儿童、困难群众等超120万人次。连续3年,志愿者们在农历新年到来之际,为全区残障人士、空巢老人、留守儿童和困

难职工等弱势群体举办文艺演出,为他们送去新年的祝福。

袁闻奇、袁闻杰两兄弟是双胞胎,也是一对自闭症患者。昨天的演出中,他们用一曲琵琶伴唱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,赢得了阵阵掌声。兄弟俩既是被关爱的对象,也成为充满正能量的志愿者。

遇片荒 年关赶解说词

盼后人 逆境持责任心

——盲人编剧蒋鸿源“独守”无障碍电影

临近年关,在许多人已经进入“春节模式”之际,老编剧蒋鸿源却忙得不可开交。这位73岁的老编剧有多重身份:退休电影工作者、盲人、盲人无障碍电影的发起者和解说词撰写者。“这两天我每天4时起床,在赶电影《甜蜜蜜》的无障碍解说词,小年夜之前必须交稿,从来都没有这么赶过。”蒋鸿源告诉记者,上海盲人无障碍电影诞生至今已有7年历史,今年2月遭遇了最严重的“片荒”,原因是他越来越难以看到电影样片,没有充足的时间提前撰写解说词。此外,这位老人是目前上海唯一专职撰写盲人无障碍电影解说词的志愿者,后继无人的担忧始终挥之不去。

脸贴屏幕“抠”剧情

“我这两天凌晨4时多起床就写,两天后交不出稿,新年后第一场盲人无障碍电影就要出问题了。”昨天下午,电话中蒋鸿源的声音略显疲倦。作为上海盲人无障碍电影的发起人,他已经连续7年义务为每月一场的盲人无障碍电影撰写解说词了。

让许多人想不到的是,蒋鸿源自己也是盲人,因为视网膜脱落,他的左眼失明,右眼视力跌至0.02。百余部电影的说词,是他脸贴着电脑屏幕,一遍遍地从电影情节中“抠出来”的。

“我现在做的事情就像为我度身定制的。”蒋鸿源说,编剧经历使他拥有了专业知识;电影工作者的身份使 he 可以在电影公映前提前看到样片;而盲人则让他深切感受到这一群体的渴望与诉求,能写出他们真正需要的电影解说词。

无障碍电影深受欢迎

盲人无障碍电影究竟有多受欢迎?只要到电影院里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每逢盲人无障碍电影上映,盲人们就会结伴来到电影院,每场必定爆满,加上每一位盲人可以带一位家属,于是就出现了台阶上也坐满人的场景,这是其他再火爆的大片场次也看不到的场景。

上海无障碍电影解说员志愿服务团队的成员曲大鹏告诉记者,在2012年广播电台一次采访中,他们得知无障碍电影急缺讲解员,在蒋老师善行的感召下,8位电台播音员建立了这一公益团队,3年来每月义务为盲人讲解电影,如今已经发展成为191人的志愿者队伍,成员大部分是电台、电视台的主持人、播音员,还有高校的播音主持专业的老师、专家等等。

曲大鹏说,盲人的生活比较单调,而无障碍电影极大地丰富了他

们的业余生活,也让他们有机会定期交流聚会。“有一个场景我一直难以忘记,有的盲人配有导盲犬,但大部分盲人没有,于是配犬的盲人就在前面带路,其他盲人跟着他一路来到电影院。我能感受到他们是发自内心地欢迎无障碍电影,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份工作做好。”

目前,无障碍电影解说员志愿者团队正在尝试扩大招募范围,还准备开设培训班,让对此感兴趣的市民也有机会成为志愿者解说员。

缺片源成最大瓶颈

相比解说员志愿者队伍的逐渐壮大,作为解说词撰写人的蒋鸿源却几乎仍在孤军奋战,虽然有几位志愿者帮助他看片,也有人尝试写了一些解说词,但蒋鸿源还是没能从中找到合格的接班人。“我现在精神还不错,再写几年没问题,目前最大的问题倒不是接班人,而是片源太缺了,今年2月份特别明显,所以才会这么赶。”他说。

蒋鸿源所说的片源,是电影公映前片方提供的样片。蒋鸿源必须看着样片写解说词,但现在不是所有的电影公司都愿意提供。由于蒋鸿源曾经是电影人,前几年都是凭着交情去讨样片,但随着老朋友逐渐退休,不能讨到样片就要看运气。“上个月运气好,接连要到两部美国大片的样片,这个月就很淡,一部也没要到,最后还是靠着老版《甜蜜蜜》才渡过难关。”蒋鸿源说,无障碍电影遇到片荒也不能责怪电影公司,毕竟他们也有难处,万一样片泄露就会造成巨大损失,这个风险不是谁都愿意承担的。

年关将近,大家都在置办年货等着过年,蒋鸿源依然忙着赶稿。一般解说词需要一周完成,但现在只有两天时间,他必须在小年夜前把2万多字的解说词交给志愿者,保证年后首场盲人无障碍电影顺利播放。说起他的新年愿望,蒋鸿源说,第一是希望2015年片源充足,不用每次都为找不到片源而操心。二是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接班人,要求有三:有文字功底,但无需太专业;有为盲人义务服务的公益心与爱心;三是能够适应各种受限的情况,在逆境中依然坚持这份责任。

蒋鸿源透露,既没钱活又累,他的家人一度反对他从事这份工作。但有一次蒋鸿源的妻子和女儿跟着他去了一次电影院盲人专场,看到盲人们对蒋鸿源发自内心的尊敬与感谢后,如今她们成了蒋鸿源最主要的助手,“这份工作无名无利,收获到的唯有快乐。”

本报记者 李一能